

目 录

突破日寇的“铁壁合围”

——回忆1942年大青山的反扫荡斗争

.....成枫涛 (1)

挤掉日伪据点的片断回忆.....黄厚 曹文玉 忆述

王凯军 整理 (25)

一段难忘的岁月.....熊祖芳 忆述

冰山 整理 (31)

忆王景堂.....郝秀山 (35)

武川县工委书记温财旺.....张学义 (41)

走向光明

——怀念先父于存灏先生.....

.....于瑞英 于瑞卿 于瑞敏 忆述

江涛 埃河 整理 (49)

缅怀父亲邱明星.....邱瑞云 (66)

坚持抗日救国 捐躯大青山游击战场

——忆国民党武川县游击县长张羨孔.....毕健飞 (75)

回忆赵淑普先生.....毕健飞 (80)

英名常在 浩气永存

——绥蒙行署教育科长樊明华烈士传略.....

.....王有根 (85)

武川高小创建人郭树德先生事略.....张学义 (90)

- 李维业其人.....班巨才 忆述
郭绍琦 整理 (97)
- 武川建厅改县前后见闻.....赵国鼎 忆述
刘映元 整理 (106)
- 对武川历史的点滴回忆.....文炳勋 忆述
刘耀冰 整理 (118)
- 陆合营伪蒙古军侧记.....徐翔麟 (125)
- 武川抗驼款经过.....张凤翔 忆述
曹海鹰 整理 (136)
- 我所了解的苟子臣及苟四.....武生财 忆述
之 川 整理 (140)
- 国民党新编第一旅窜扰武川之罪行.....张国栋 (148)
- 武川的一次恶祈雨.....班巨才 忆述
郭绍琦 整理 (151)
- 山城趣事.....班巨才 忆述
郭绍琦 整理 (154)
- 武川农业考略.....霍世荣 (159)
- 武川驼运业的回顾.....贾克仁 忆述
贺 英 整理 (168)
- 呼武公路史话.....刘 信 (171)
- 武川邮电事业发展的回顾.....徐金财 郭玉柱 (177)
- 实业银行在武川.....毕健飞 (181)
- 抗日时期的柳沟门小学.....杨 福 (183)

大湾子村的抗日宣传学校·····	·····王铭亮 李文业 王 悦 忆述 王有根 整理 (187)
武川第一中学校史简介·····	张志良 耿云展 (193)
可镇今昔·····	王云山 (202)
武川 武川镇 武川镇城考·····	孙秀川 (212)
武川历史拾零·····	郭 勒 (222)
六镇及六镇各族人民大起义·····	赫 駟 (229)

突破日寇的“铁壁合围”

——回忆1942年大青山的反扫荡斗争

成枫涛

在大青山抗日斗争的岁月里，最使我难忘的是1942年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那战斗的烽火，至今历历在目。

针锋相对 准备战斗

1942年，日寇对大青山绥中地区，增加兵力，增设据点，连续不断进行扫荡，大青山进入了最困难、最艰苦、最残酷的一年。在当年4月份，日寇将“防共劲旅”防共一师由绥南调到绥中活佛滩；绥中腹心据点大滩，日寇增兵400余人；黑山子据点，原驻伪靖安警备第八大队两个连，又增加了第五大队；其它据点兵力均有大量增加。其余伪蒙军、伪警察武装等也在调动中，对我们绥中专区、县区政府工作威胁很大，这就预测到日寇对我绥中地区，将要进行长期地大规模的残酷扫荡。我们绥中专署针锋相对，作了迎战准备。首先，加强对敌人侦察的情报工作，利用敌人情报网，派进我们的情报员，给敌人送假情报，侦察回敌人的真情报。把敌人的情报网，变成我们的情报网，敌人的情报员，

变成我们的侦察员。这一点利用得很巧妙，很策略，很成功。二是加强除奸工作。日寇组织了特务网，我政府组织了除奸网来对付它，大乡有，小乡有，村村都有。只要日特进来一个，就吃掉一个。针锋相对的打击了敌特、汉奸、敌探。三是组织了群众性的秘密游击小组，以扰乱敌人，迷惑敌人，打击敌人。四是在可靠根据地或依托地区，屯粮积草、准备给养，在敌人经济封锁中，以应急需。五是加强专署与县、区政府之间的联系，专署与绥蒙行署之间的联系，整顿健全交通网，以加强通讯联络。六是发动群众组织秘密隐蔽所。

“分进合击” 大举进攻

1942年7月，正当苏德战争德寇希特勒以重兵猛攻斯大林格勒之际，日寇根据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军事同盟协定，为了配合希特勒对苏攻势，便兵分两路向苏联进军。一路经我东北，向西伯利亚进军；一路从我大青山战略要地，经外蒙向莫斯科进军。企图与希特勒在莫斯科城下会师。日寇为了扫除大青山进军障碍，调遣了30000重兵，配备汽车300多辆，以步兵、骑兵、炮兵、摩托兵为主，使用轻重机枪、大炮、掷弹筒、坦克、飞机等各种武器，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战术，对我绥中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7月25日，日寇兵分五路向我绥中进攻，一路从武川进至大滩以西的蒙古寺、五塔背一线；一路由归绥进到厂汗脑包、红召、苏计坝一线；一路由旗下营进到一间房子、大同营子、隆盛店口子、速力图、阳坡子一线；一路由卓资山东进到白银厂汗、金盆、厂汗哈达、米家湾一线；一路由陶

林城进到黑山子、绥东大同，并调日军二十六师团约5000余人由集宁到陶林以西大滩、东河子地区。各路互相配合，利用汽车、骑兵的快速进攻条件，企图从南线、西线、东线几个方面迫使我骑兵北撤，妄图将我军政领导机关和绥中部队及县区政府和游击队消灭在五塔背、蒙古寺等地区。当时，我骑兵支队司令部由张达志副司令员带领，骑兵二团由李国良团长带领，绥蒙行署由苏谦益主任带领，绥中专署、武川、陶林县区政府都在日寇“分进合击”圈内。当时，在大青山上炮火轰鸣，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日寇的“分进合击”与“铁壁合围”的战斗，侵略者与反侵略者的战斗，也终于打响了！

茅庵闻警 敌人搜捕

1942年7月，我正在旗下营到陶林的公路线西侧的山沟里，距敌据点拐角铺5华里的四合永村，同夏阳、周国亮和警卫员王柏魁同志，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小组，摧毁敌伪政权，组建革命的两面派政权，筹集军需物质，支援战争，并负责与上级绥蒙行署联系，接受任务向各县区传达布置。由于四合永村距敌据点太近，我们是在老虎的鼻子底下活动，不宜在村里居住，就在离村不远的山沟里盖了个小茅庵，作为临时隐蔽所。

一天拂晓，茅庵里还是一片昏暗，突然从四合永村的方向传来了机枪和步枪的射击声，紧接着几颗子弹呼啸着从茅庵上空划过。我们被枪声惊醒，迅速地持枪奔出茅庵，隐蔽在树干和石崖后，警惕地注视着来路。

天蒙蒙亮时，细雨绵绵，满山迷雾。只见沟的那头有一

个青年慌慌张张地爬上山来。我们把枪握得更紧了。等他渐渐走近时，我们认出他是四合永村的李满良。我忙从隐身处走了出来，迎上前去。

李满良一见是我，连蹦带跑，气喘吁吁地对我说：“我是专来送信的，拐角铺的日伪军正在搜抄四合永，四合永村已经暴露了，你们赶快转移，赶快走！”

我忙问：“这个小茅庵暴露了没有？”

他说：“你放心，敌人就是把咱们贫雇农杀了刚了，咱们也不能出卖自己的同志当叛徒呀！”

我望着李满良那庄稼人久经风吹日晒憨厚的面孔，听着他那充满着对革命同志的安危极为关切的话语，不禁心中十分激动。我感激地拍了拍他湿漉漉的肩头，请他把敌情详细讲一下。

李满良告诉我们：“两个鬼子带着40多个伪军已经包围了村子，挨家挨户地搜查，声言要5个八路军，还要把成科长交出来。群众说村里没有八路军，也不认识成科长。敌人就翻箱倒柜搜东西，结果把你们的油印机和几支破步枪翻腾出来了。鬼子气呼呼地嗥叫：‘这是什么的干活？给皇军说个明白！’伪军把李晋良等5个贫雇农捆起来吊打，追问：‘这油印机是谁的？枪从那儿来的？如不从实招来，再打！你们统统是八路军的人。’群众见事情逼到头上了，急中生智，就顶了一下那几个伪军混小子。大伙说：‘要说我们通八路军，那你们去年在山东边海连房、苏力图和骑兵司令部张达志司令打了一仗，把日本人大盖步枪、歪把子机枪、子弹，都送给了八路军还不算，又把6个日本人指挥官也送了礼，这算啥？要是你们的太君知道了你们搞了一套假

情况糊弄了他们，看怎么收拾你们！’伪军一听慌了，急忙说：‘你们混蛋！胡说！那是中了八路军骑兵二团李团长的计，遭了埋伏，把我们打了个稀里哗啦。连命也顾不上了，哪里能顾上枪呢？吃不倒人家八路军呀！’大伙说：‘好哇！你们带枪的人都吃不倒人家八路军，我们赤手空拳的老百姓，不让人家放东西行吗？’众人一顿抢白，弄得那几个伪军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张口结舌，半晌应不出一句话来，混小子当然不会罢手，事情还没有了结呢……”

根据李满良提供的情况，我们分析了敌情，大家认为既然敌人在村里搜出了枪支和油印机却找不到人，下一步就会来搜山。我们必须立刻转移，转移以前要打击一下敌人，救出群众。于是，我们4个人带着马，冒着牛毛细雨上了山，居高临下向四合永村打了几个排子枪。敌人摸不着头脑，以为我们的部队打回来了，丢下被捕的5名群众，匆匆逃去。为了防止敌人报复，群众都上了大青山树林里分散隐蔽了起来。

石洞隐蔽 指挥战斗

当我们得知敌人确已逃走，四合永村的群众得救的消息后，决定立刻转移。我们4个人，带着4匹马、4条枪，避过永兴窑子，在敌人空隙中穿插活动。我们只走山路，不走川沟，上了山，又下了山，下了山，又上了山，在桦树林子里翻过一道又一道山梁，最后到了后卜洞村边，正巧碰到了后卜洞游击小组长宋成海同志。他先是一楞，待看清我们后，又亲热，又惊慌，快步上前，连连摆手说：“村里去不得，去不得，到处都是鬼子在搜查。前边的敌人刚搜查过

去，后边还遑遑不断来。你们带着4匹马，目标太大，树大招风呀。”

宋成海十分担忧地对我们说：“今天上午敌人搜查了后卜洞，下午估计还会再来。村里呆不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是保存革命力量的时候。快、快卸马鞍子，先把骑马放到马群里隐蔽起来。我给你们找个地方，暂时躲一下。”

我思付了一会儿，同意了他的意见。

他把马牵走了，很快又返了回来，领我们从没有路的地方往山上攀登。我们乘着满天细雨、漫山云雾的天然隐蔽物，爬到半山腰。在杂草乱石中，有一个小小的石洞口。我们钻了进去，在昏暗中睁大眼睛仔细地看了看，还好，石洞内虽不宽敞，住十几个人却没有问题。石洞地处悬崖陡壁之中，地形险要，洞外的小山坡上又有丛丛茅草遮蔽。

宋成海松了口气，轻松地说：“日寇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捉不住我们了。这地方很隐蔽，好保密，外边是石山，枪打不进，炮攻不破，比保险公司还保险。你们安全了，我的心也可以放到肚子里去了。”

我们把小石洞做了简单的收拾后，决定在这里隐蔽几天。我说：“我们可能遇上了敌人大规模扫荡，专署指挥部暂时设在这里。‘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我们就指挥着游击小组和除奸小组，打游击战、麻雀战，和鬼子较量较量吧。”我让宋成海同志想办法打听到绥蒙行署苏主任现在何处，并立刻去寻找游击小组负责人前来汇报敌情和领取任务。

当时，县区政府活动的情况是：武川县游击队和武川三

区游击队，由李康县长带领在东河子乡境内活动；陶林县游击队由宋克瓚县长带领在陶武区的上高台乡、聚宝庄、张兰窑子、清白沟一带活动；武川一、二联合区游击队由区长范建国带领在乌兰花、百灵庙地区牵制敌人，坚持斗争；武川四区游击队由区长郝旺喜带领在银贡山以北坚持斗争；陶凉区长高鸿森带的武工队，陶三区长李忠义、阎海成带的武工队，陶北区长郭宝山带的游击队，均在原地区坚持斗争。特别是我们专署和各县区政府，组织有近千个群众性的游击小组和除奸小组。如我们都积极动员起来，调动起来，发挥作用，就一定能够粉碎日寇“铁壁合围”的扫荡。

讲明情况后，我要求后卜洞游击小组首先行动，担任侦察敌情，通讯联络，传送情报，袭击敌人，捉拿敌特奸细的任务。吃饭由公粮解决，子弹、手榴弹由专署供应。我让宋把专署的指示传达给后卜洞游击小组，同时给他布置了两条任务：一、要游击小组立即出动，千方百计地打听到绥蒙行署主任苏谦益同志活动隐蔽的位置。如打听不到，可到孔独沟侯宝玉（地下党员）家联系，并告诉我在后卜洞等候指示。二、立即找见专署指导员吕茂华同志，让他通知武川李康县长带领县区游击队进入战斗，袭击敌人，调动敌人，边打边退，把日寇牵引到东河子以西上下股子一带。通知陶林宋克瓚县长带领游击队进入战斗，把日寇牵引到聚宝庄、张兰窑子以西、旗下营以北麒麟沟、正沟一带，让鬼子到桦树森林里搜山去。并各村游击小组配合打击敌人。宋成海接受任务后，就立即出发了。谁能想到这竟是他最后的一面……

我们所在的山洞，山下是公路，敌人的汽车、骑兵，东来西往，都看得清清楚楚，既可以掌握敌情，又能观察敌人的

调动。专署视察员夏阳同志是个文人，是由延安派来的。他触景生情，曾经作诗一首，形容我们当时的境况：

留学到延安， 住的土窑洞。
挺进大青山， 石洞水晶宫。
日寇总司令， 请我来阅兵。
高级招待所， 冰冷当“团长”。
老宋巧安排， 军民渔水情。
莜面糊糊汤， 救我一条命。

这位“夏四川”（夏阳是四川人）逗的大家哈哈大笑，打破了石洞内的沉闷，顿时充满了活跃的气氛。

环境非常艰苦、复杂，处处存在着危险，一不小心就会遭到敌人的袭击。但是，我们并没有停止战斗。石洞是个很好的瞭望所，这里居高临下，可以观察到山下公路上敌人的行动。在此后的几天中，我们就从这里指挥着游击小组忽而上山，忽而下川，忽而进村，忽而埋伏在路旁，放冷枪，扔手榴弹，惊扰伏击敌人。由宋克瓚和李康两位县长带领的游击队，也采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战术，分两路进入战斗。他们勇敢出击，打击敌人，胜利地完成了调动敌人向西南转移的战斗计划，使敌人的“铁壁合围”闪开了空隙。至此，我们完成了掩护行署转移的预定任务，冲破了敌人的小包围圈，特别是把日寇总决战的时间推迟了两天。在我们与敌人展开周旋时，县区游击队掩护行署转移到了李铁丝窑子。

集结待机 准备突围

大青山的秋天，冷风嗖嗖，气温骤降，加之阴雨连绵，

衣服淋透，更觉寒气侵骨。夏阳的肺病变重了，王柏魁的鼻子不停地流血。我和周国亮把棉衣都给了他们，他俩还是冷得直哆嗦。一天好不容易盼来了太阳，我陪着夏阳、柏魁正在洞口晒太阳，这时，从山下上来一个老乡打扮的人。我们立刻都拔出枪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来人。原来是绥察行署事务长董河。我们心中一阵高兴：上级机关来人了。

董河撕开衣襟贴边，抽出了一张小纸条交给我，他说：“苏主任派我送命令来。”

我打开小纸条，上面写着：“老成，敌情万分紧张，希望你立即跟队！苏。”

我们立即行动，找回两匹马。王柏魁同志因为得了血汗病，鼻子出血过多，身体虚弱，上不了马，不能随我们一起行动。我留下周国亮同志照顾他，并吩咐王柏魁同志病情好转后伺机突围，找绥中地委书记贾长明同志去，一切听他的安排和指挥。然后，就同夏阳、董河同志趁天阴下雨的有利时机，翻过高山，越过八屯梁，转移到四面环山的绥察行署所在地李铁丝窑子。走近村边，只见200多人都在树林子里让雨淋着。原来这是个只有四、五户人家的村子，大多数人只得户外露营了。

董河带我们进村，来到一座小屋跟前。推门进去，见苏谦益主任正在和吴广荣、田心等同志围坐在炕上研究敌情。他们看见我们来了，十分高兴，连声让上炕。苏主任沉静地对我们说：“我们与骑兵支队司令部已失掉联系。看来鬼子这次是大规模的、残酷的、连续不断的扫荡，短期内不可能结束。为了执行中央指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必须保存革命力量，坚持长期斗

争，我们决定突围！”我顿时感到情况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预料，但又为苏主任平静的语调中流露出百折不挠的决心所鼓舞。

当时，我向苏主任汇报了在四合永村与日伪军发生战斗的情况；武川县区游击队进入战斗，把日寇调到东河子以西的情况；陶林县宋县长带游击队进入战斗，把日寇调到麒麟、正沟森林地带搜山的情况。我总的判断是把敌寇决战时间推迟了两天，请苏主任就如何突围作出决策。苏主任当即赞扬了县区游击队勇敢的战斗行动。高度评价了群众游击小组放冷枪、扔手榴弹、打游击战、打麻雀战，不仅扰乱了敌人，牵制了敌人，而且给行署的突围创造了有利时机的行动。

和行署汇合以后，我了解到骑兵支队司令部和主力部队为取得这次反扫荡的胜利，以连为单位突破封锁，已由内线转到外线，几天前到达蛮汉山地区。绥中专署程专员也分路突出重围。只剩下绥察行署和陶林、武川县政府及所属游击队，仍在敌人的合击圈内。这时，日寇对我绥中地区“分进合击”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开始了第二阶段的“铁壁合围”。

“铁壁合围” 准备决战

日寇的战斗部署是：在我根据地与根据地之间，乡与乡之间，山前山后，布下了一道又一道的封锁线，安下了大量的临时据点。靠山的村子，都驻扎了日军。没有房子的地方，就搭起帐篷驻守。在重要的山岗上都派驻一至两个排哨。山口沟口派驻有排、连、营、团单位，以轻重机枪，自

动步枪，组成交叉火力网堵口截击。重要的军事地带，都设有炮兵阵地，配有各种山炮、野炮和迫击炮。据点与据点、军事哨与军事哨之间，配有巡逻队，用无线电联系。村口道口，普遍设了哨卡，断绝交通，禁止通行，汽车、摩托车和骑兵日夜轮流穿梭巡查，以防我党政领导机关和游击队突围。从敌人的兵力部署上看，当时情况之急可想而知。日寇把对付我骑兵支队主力的军事力量，都压在了地方政府和游击队头上了。能不能突围出去，对我们是个极为严峻的考验。

在当时的情况下，敌我力量悬殊，要突出敌人的重围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如突围不出去，就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我们突围的决心已定，苏谦益同志担心的是陶林县和武川县政府能不能安全地前来会合。

正在焦急盼望之时，李康同志带着一个警卫员闯进了院子。他一进来就急着喊：“哪里有水？哪里有水？”他三步并两步地奔到井口，打起一斗水，咕嘟、咕嘟地大喝一气，然后一把抹去挂在长长的胡子茬上的水珠，喘了口气说：“日本鬼子真多，漫山遍野都是。我带游击队和敌人转着山头整整打了一天，马也被打死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了，我专来请示一下如何行动。”

傍晚时，宋克瓚同志也来了。他说：“鬼子从哪里弄来那么多大马队？我们跟日寇在聚宝庄一带树林里足足打了一天，这下把敌人调到旗下营以北森林地区搜山去了，让鬼子搜去吧！这可再也隐蔽不住了。”

临阵决策 部署战斗

主要干部到齐后，苏谦益主任召开了临阵前的决策会

议。参加人有绥蒙行署苏谦益、吴光荣，绥中专署成枫涛，武川县袁立岗、李康，陶林县宋克瓚，还有行署的曾则西、田心，专署的夏阳、吕茂华，五连连长薛占海，指导员魏志忠同志。

我们认真分析了敌情，一致认为：日寇的“铁壁合围”圈已经形成，现在正处于总决战前夕。我们必须突围，打出去就是胜利！关键问题就是什么时候突，从什么地方突，作些什么准备工作，留那些干部坚持斗争，在军事上采取什么措施。如果当晚突围，武川县主要干部和游击队已分散隐蔽，尚未完全集中，可能会遭受损失。如果再等一天，也可能错过有利时机，难以突出去，牺牲和伤亡就更大了。

我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为了尽可能保存革命有生力量，苏主任最后决定当晚转移到高木窑子山沟里，明晚突围。同时，决定留下绥中专署的指导员吕茂华同志，武川县财政科长皇振汉同志，陶林县财政科长谭培安同志。这些同志地形熟，群众关系好，留下后要依靠群众，联络乡、村干部，坚持斗争。各地的区政府就地坚持斗争。并决定由武川县民政科长翁翠到武川一二联合区政府传达精神。由范建国同志带领游击队在乌兰花、百灵庙地区坚持斗争。同时，对绥中的地方政府工作和对敌斗争措施，一一都作了妥善的安排。

李铁丝窑子、高木窑子这两个小山村，虽然四面环山便于隐蔽，但是敌人的包围圈逐渐缩小，距我们仅有五、六里路，一丝一毫的疏忽大意，都会暴露目标，影响突围。我们全体人马转移到高木窑子的山沟后，苏谦益同志再三嘱咐我们：“要严密隐蔽，如果敌人路过不上山，不进村，我们就

按兵不动。若是敌人发现了，向我们扑来，我们就与敌人决一死战。要不放空枪，一枪一个，一粒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共产党员要视死如归，死了埋在大青山上，死也要死个万古长青，永垂不朽！这就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在苏谦益同志的鼓励下，同志们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准备用一腔热血和敌人以死相拼，准备用鲜血和生命去殉伟大的抗日事业。天黑后，同志们一边摸黑擦枪，一边低声唱着：

我们在大青山上，
我们在大青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让他在哪里灭亡！

军民团结一家人 阶级兄弟心连心

李铁丝窑子和高木窑子山老区都比较苦。我们政府积存的粮食，优先供应给了骑兵二团4000余斤，仅有的粮食早已吃完，两、三天给养已经断绝。山里缺吃的，下山又怕暴露目标。实在不得已，我们渴了就喝口冷水，饿了吃生土豆，有的吃野菜、野草充饥。突围的那天晚上要长途奔袭，不吃东西没有足够的体力是不行的。大家集中粮袋里的最后一把炒面，干部让战士，战士让领导，领导又让给了伤病员。在这艰难的时刻，高木窑子的贫雇农主动地把仅有的3只羊支援了我们。我们每人分到了一小块羊肉，喝了一碗羊肉汤。晚上，踏上了突围的战场。

就在我们处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晋绥贺龙大军区、中共绥远区党委，昼夜关心着我们。他们派出侦察四处打听我们突围的消息。绥蒙行署、绥中专署领导机关突出来没有？主任苏谦益、专员程必达突出来没有？……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关。

突围前，我们曾分析过敌情，处在日寇四面八方的层层包围之中，要消灭敌人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突围出去，保存自己，不付出牺牲也是不可能的。战争没有不冒险的，特别是在敌人铁桶一般的“铁壁合围”之中，没有冒险精神，不敢打冒险之战，是冲不出去的。当时大家谁也不敢讲，也不愿意讲。但是心里想，这次上了战场能冲出去四分之二也不错。我们争取冲出四分之三，牺牲四分之一，也就很理想了。总之，每个同志都充满了突围出去的信心，也做好了光荣牺牲的准备。

袭击敌炮兵阵地 相机分散突围

我们突围的作战方案有三个：一是从我们隐蔽的山沟，顺沟向东经大西沟口，进入战斗，往出突围。但我们遇到的对手，将是一个骑兵团在堵口截击，往出冲时伤亡要大，即使冲出山口，仍然处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之中，况且我骑兵也不易展开。这个方案不能采取。二是翻过山梁，从补可庆沟内向外冲，但是沟口太窄，敌人步兵堵口截击，组织有轻重机枪交叉火力，即使冲出山口，也就牺牲的差不多了，这个方案也不可行。三是再翻山到程家沟，沟口是瓦窑沟，只有敌炮兵的一个排哨截击。公路上，西罗家营子、上官道、下官道都是敌人炮兵阵地，比较起来从敌人炮兵阵地突围比